

自然与内心的声音:《金蔷薇》的启示

The Voice of Nature and the Soul: Revelation from *Golden Rose*

谢志斌 香港大学

Xie Zhibin Hong Kong University

[英文提要]

Beginning with *Golden Rose*, a Russian work, this essay analyzes the spirituality of the Russian literati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n literature and the Christian faith, revealing the significance of nature and the inner world of the Russian soul in understanding the faith of the individual.

The author affirms that beauty in nature can lead to an emotive awareness of the sacred and eternal.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feelings of sorrow, suffering, and love in the human heart invoke the sense of the holy. In Russian thought, man's self-awareness, personal emotions, inwardness, and subjectivity have sacred meaning as they affirm the reality of the divine. The individualism of the "New Christianity Movement" in early 20th century Russia supports this notion.

The revelation of Christ is,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e revelation of God to man. The core of that experience involves the totality of the human spirit, especially the human will and emotion—those elements quintessential to the Kierkegaardian notion of the "individual".

One may say: existence is possible because of faith; faith is

possible because of revelation; and revelation is possible because of the human soul. The individual experiences God personally and through that divine encounter discovers the yonder world of perfection, beauty, and reality. Faith is a miracle. Nature, divinely created, proclaims that miracle. Divine nature is not beyond our reach. It is in the rhythm of nature and the movements of the human soul. This is the revelation from *Golden Rose*.

这片树叶虽已枯黄凋落，但是将在诗歌中发出永恒的金光。

——费特：《致诗人》

我的整个身心由于悲伤，由于爱而颤栗着。

——《金蔷薇—伊凡·蒲宁》

都在说俄罗斯语言是“上帝奇迹中的奇迹”，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虽名之为“作家创作劳动的札记”，其中流露的气息更是这一奇迹又一次完满的展现。所谓奇迹，既有神秘、奇妙之内涵，又有令人惊叹之效应。《金蔷薇》的奇迹便融于自然的刻画与内心的共振中去了。

作家是精神活动的化身，而对于这一活动过程的描述，无论是自然景象，还是内心自身或由自然引发的触动，都不仅仅是在告诉我们创作活动的规则，更是在倾诉着帕氏与那一群作家灵魂的颤动。这是精神活动的极致，也分不清是帕氏本人抑或那些作家们的了……

1. 俄罗斯广袤的大地滋养着这批赋予其气息的作家们，他们对土地的深厚情感，甚至勾勒了高于原本自然的景致。“土地——

这是他们最终的庇护者。”^①光线、气味、声音、色彩,这些自然的表征,不再是凝固的、单一的。那松林中的光影,那远处闪电的反光,那被春风唤起的冰箸左右晃动叮叮咚咚的声音,那被雨水打湿了的野草和沼泽的气味,那枝丫和树叶间透出的湛蓝,似乎在缓缓地袭来、而日渐浓厚地将你包围,且混合一体,你无法也不必去具体分辨了。他们所企求的正是这些光味声色之间某种牢固的联系,而化为活动着的富有灵性的整体。“色彩产生气味,光线产生色彩,声音则再现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一面。”在这幅自然的画面里,尤其是声音,无疑是最直接最强烈地触接身心的:那正在消失的钟声,那鹤鹑遥远的啼声,那窗外树叶淌下涓涓的雨水发出簌簌的絮语声……

自然界的每一种事物,即使是细小的,对于他人是微不足道的,都对这些精神的活动者们构成神奇的魅力。在他们的心目中,一切事物都可揭示美的新领域,都可启发人的思想,以至帕氏曾想编写《自然辞典》,就有关“森林”、“田野”、“草场”、“四季”、“河川湖泊”、“植物”、“气象(雾、风、云、雨、空气、天空、太阳)”等各类景观的描绘,搜集作家们和俄语词汇中的那“放射出诗意”的语言。这里所展现的,将不仅仅是俄罗斯山水草木的风貌,更是俄罗斯人民丰富而细腻的感受自然的意趣。

“蓝天和白云跟森林一样,跟俯向灰化了的地面的风铃草枯萎的蓝色花萼一样,跟我们的心底一样,都沉浸在午间的宁静之中。”

就如留在诗歌中发出永恒金光的枯落了的树叶,俄罗斯大地风光已渗入作家的心灵。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自然与人有着同样的份量。正是他们的精神状态,他们的爱,他们的喜怒哀乐,在自然中获得对应的“声音”(意象)而把整个身心都融入自然时,“只有当

^①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6页。

我们所爱的那双明眸中的亮光与早晨清新的空气成为浑然一体，我们对往事的沉思与森林有节奏的喧声成为浑然一体难以区别时，自然界才会以其全部力量作用于我们。”

这样，自然界所展示的美，不仅是静观的感觉了，而成为了一种内心的力量。那细雨，那和风，那繁花似锦的大地，那午夜的天空，那清新的气流，和着爱的泪水，伴着莫名的骚动感，便组成了内心渴求净化与超越的前奏。美透入了内心，伴随着自然的律动，萌发了激烈的振动：期冀如自然一般的纯粹，如自然一般的真实。“土地的美，是一种神圣的东西，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伟大的东西。这种美是我们的终极目的之一。”

美是神圣的。正如索洛维约夫在《艺术的共同意义》中所说的，这是“把大自然的美生灵化，把这种大自然的美及其独特性永恒化”。无论是自然的美，还是艺术所展现的美，人们都渴望从美中寻找永恒的印记。“美是永恒事物的启现，是事物中所具神性的启现。”^①作为伟大创意的显现，赐予我们的往往是神意之美。美的力量源自神性的赋予。浸淫于充分的美的氛围，人们不由想至神奇伟大的创造，以至终极的源泉，就不知不觉地触摸了神性……

美与创造与永恒与神性之内在关联，让忆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朽名言：“美在拯救世界”。这要我们明白：不只是去观赏美，更要去传达与展扬美的力量。

2. 内心的活动首先是由自然引发的，那是无法抗拒的。

（森林、河岸、山岗）“我想起这些地方时，只觉得一阵阵刺痒的疼痛，仿佛我已永远失去了那地方，此生再也见不到它们了。”

“白夜如同一切注定无法久驻的美色一样，以其稍纵即逝的生命勾起人们淡淡的哀愁。”

^① 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第120页。

那疼痛与哀愁,不只是对一种纯美的无法扼止的眷恋,与希冀长留的愿望,更蕴含着对生命历程中所有必然的“消逝”与“短暂”的叹惜与无奈,含着一种透彻灵魂的悲伤。

这里有俄罗斯作家们的敏感与多情,在他们眼里,自然无不如此,那羞涩的春天所带有忧郁的美,勃洛克说莱蒙托夫是“对子虚乌有的春天的追寻,使你陷入惯激若狂的郁闷”,那“令人惆怅的夏日”(蒲宁),更不必说飘零萧疏的秋日,凛冽飘雪的冬季,就连那无边的岑寂也滋生了巨大的忧伤。日日年年,在俄罗斯式忧郁的原野上,遍布着一颗颗多愁的心灵,他们的思绪是那么原始地因着晨昏寒暑而起伏波动。“世间的一切,就如它们本身的存在一样,都为无法展其所长而感到苦闷,惆怅……”(蒲宁)

最深沉的忧伤缘于爱。不管是帕氏自身突起其来地爱上蒲宁小说中一位被杀害了的美好的姑娘,而颤栗悲哀,还是安徒生为着童话本身,害怕现实中挚烈的爱,只把爱留于想象的境地,这种爱虽然免有甜蜜幸福的成分,但多半是苦涩的,它让整个身心欲罢不能,欲留则碎;这种爱振荡着却煎熬着那些为情感为爱构筑着理想与浪漫的人们。

“贯穿我们伟大作家一切作品的是恻隐之心,对真理和人生意义的探索,对折磨折罗斯人灵魂的问题的答案的探索这样一种思想。”^①这是一种更为宽广的爱。这是俄罗斯精神中对于苦难的强烈感受与忍受的动因,“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拉吉舍夫)。受伤的灵魂在深厚的爱中成长;那是面对人类整体的心灵,面对摧残生灵的痛楚与恶难。

与忧伤相联的是“焦灼”。一种焦灼把弃世前几年的勃洛克折磨得苦不堪言,而这种内心的焦灼他从未向任何人表白过。这或许

^① 《精神探索的类型》,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6年第4期。

根本不能外露，也不必试着去猜想或阐释——这是徒劳的，焦灼已是这些善感的心灵之精神构成，或者说，是他们的生命本身，这是无法言喻的。仅仅是为了生命，这只能为个体所体验所经受，既透露了生命的悲哀，又展示着生命的悲剧。

这般忧伤、焦灼与爱的情绪，正是作家们所展露的“内心世界”的表征。“内心世界”是人融于自然及其精神感化最为真切的体现。这里有作家们心灵非凡的洞察力与感受力，根本上说，他们就是“按照心灵的意志，按照内心世界”生活的人。内心就是他们的归依与信念。内心就是他们求得真与美的理由，是他们最终精神自由的依据，是伟大思想诞生的中心。内心世界，即是创造的“第二世界”。

内心是神圣的：这是最为强大的声音。我们无力贬斥忧伤，上帝更不，甚至“上帝就像我们俄罗斯一样忧伤”（普希金），而“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旧约诗篇 51：71），真挚的忧伤必与上帝相联结，而苦难、悲伤甚至已转化为无尽的喜悦。“它有一种比悲痛更深刻的东西——苦难转化为祈祷的热情；你的心灵就会明白、神圣的悲伤已达之于天国，并从那里得到为多灾多难的俄罗斯的祝福。”^① 蒲宁的心绪，就是“那种永远摆脱不了的巨大的忧伤”，使他变得难以言说的宁静，而这宁静与大自然的寂静连成一片，在他看来，也必然充盈着某种深奥、神秘的含义，具有某种《启示录》式的东西……

作为内心思绪根源的爱的情感，更铭刻着浓烈的神圣色彩，“爱每片树叶，每道上帝的光，爱动物，爱植物，爱一切的事物。你如果爱一切事物，就能理解存在于事物中的上帝的神秘。”^②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凭借着爱，人们可理解“事物的神奇秘密”，并“用

^① 《俄罗斯及其圣像画》，载《再叩永恒之门》，第 361 页。

^② 佐西马长老，转引自《俄罗斯思想》，第 200 页。

爱获得全世界,获得一切和拯救一切”。^①爱是认识神的真理的主要泉源,“因为爱是从神来的……神就是爱”(新约·约翰一书:4:7—8)。爱,无论是悲伤的、忧郁的,或是甘甜的、欣悦的,只要是诚挚的,只要是全身心投入的,无论是微细的,抑或是广博的,自会产生一种崇高与升华的感觉,达于超验无限的境界,由此,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真正的完整的爱源于信仰而臻于神圣。

这里,自然的美的刺激,内心的爱的颤动,交织一起,缓缓平和了,模糊一片,离远了……

“尘世生活意识的沉重梦想,你会抛弃,怀着爱恋与忧伤。”(索洛维约夫)

3. 作家的创作过程体现着一种彻底的精神生命,而精神具有神圣的性质,这里也显明了某种神奇的力量。

帕氏认为,作家的写作根抵上是服从于一种召唤:心灵(想象)的召唤,良心的声音和对未来的信念,尤其对于散文作家(散文是直接而自由舒展思绪的方式)来说,首要是“找到声音”,找到内在的音调与旋律,这就需要作家们有良好的与音乐听觉相通的“作家听觉”,去聆听大自然的动静,去谛听内心的震,有赞叹,有哀怨,有呼唤,有祈求,而当这两者汇合一起时,有一种声音从心灵之想象所企及的另一层空间里由远而近徐徐传来,涌来,淹没了你,你便无法自己……

浸透此时此境,就是作家所谓的“神的君临(昵近)”(屠格涅夫),“诗人敏锐的耳朵刚一接触到神的声音”(普希金),这灵感的触发,其中有光华,有颤栗,更有一种像迷一般神秘的感觉,“这我们的内心世界犹如一件调好了弦的魔法的乐器,能够敏锐地正确地奏出生活中的一切声音,即使这声音是最隐秘的、最细微的。”

^① 转引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第317页。

这种声音，更交融着某种严峻的还往往是森然可畏的东西，而具有圣经式的气质。作家们所静听与发出的声音，他们的精神创造，就是神意的映现。“神圣的启示乃是人的精神方面的启示。”^①

他们的使命，乃在于以其特有的敏锐听觉，去感受去传送这种声音。这基于他们刻骨铭心的对神圣世界的信念。

4. 作家们的精神活动所表明的正是俄罗斯精神的特质。

正如其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俄罗斯民族是体现上帝旨意的民族。“俄罗斯的使命是成为真正的基督教、东正教的体现者和捍卫者”^②，因此“为了理解俄罗斯，需要运用神学的信仰、希望和爱的美德”^③。毋宁说，他们所寻求的正是以现世生命去亲证去沐浴上帝的荣光，或者以精神中的另一个世界来定位“今世”。他们本质上是生活于“未来”与心灵的极度想象之中。

这一宗教信念的性质渗透与折磨着俄罗斯文学，那些文学天才们往往就是“上帝的搏斗者和追求上帝的人”^④。他们以最纯真的精神本体契合着基督宗教这种本质上是精神性的宗教，他们的创作一般具有深层的面向终极的精神朝圣（崇拜）性。《金蔷薇》所描写的作家，有些归属于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如伊凡·蒲宁，这时期的艺术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神秘主义和象征主义。“象征”以反光、阴影为手法，意味着“两个世界间的联系，是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的标记”^⑤。这种标记，确实上就是“启示”。在两个世纪的交替间，在俄罗斯，这种情绪异常浓厚。启示的声音初始于另一个非物质世界，而终究听命于人的个体的内在的自足感受。

① 《俄罗斯思想》，第230页。

② 《俄罗斯思想》，第8页。

③ 《俄罗斯思想》，第1页。

④ 《俄国知识分子的宗教悲剧》，载《文化与艺术论坛》，第259页。

⑤ 《俄罗斯思想》，第224页。

极力认同肯定个体性、内在性的价值及其神性意义,也是俄罗斯思想在这一时代的一大特性。如别林斯基认为,“主体的命运,个人的命运要比全世界更为重要”,“人的个体成为顶点”^①在别尔嘉耶夫看来,舍斯托夫(20世纪初一位杰出的思想家)的主题也“与个别的、独特的、唯一的个人的命运有关”^②。陀思妥耶夫斯基更热烈地强调纯心灵状态,个体经验与内心生活,确认心灵中有广阔的无意识领域。在此,我们领会了本世纪初俄罗斯出现的“新基督教运动”中的个人主义倾向。对罗扎诺夫(运动代表之一)而言,一切人性的东西,一切看来是生命源泉的东西,都是神圣的。另一代表别尔嘉耶夫则认定人是超然存在物,有着神的渊源、神的使命”、“人的自我意识、自我感觉才能揭开神的奥秘”^③。索洛维约夫所持的基督教原理则为“神人说”,即指“上帝与人内在地结合在一起并相互感应;上帝在人的内心产生,人因此也应当在自身之中自觉而自由地领悟神的内容”、“在人中可以发展能够揭示真正上帝的内在形式”^④。这些蕴涵着人与上帝有着内在的直接联系的思想,滋养着“人体的、单个的基督徒”的诞生。

“这种信仰不仅有对神的信仰,而且有对人、对有可能揭示人身上神的东西的信仰。”^⑤基督真理的启示,最终是神对人的启示,终于得着了切实的内在支点,——这支点应包含完整的精神,尤其是对意志与感觉的绝对确认,就是丹麦神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所说的“那个个人”(That Individual),让我们满有可能有路径有信心地认可上帝自身,并藉着精神的启示,让我们触近“永恒的真理”,因为“真理的沟通唯有单独的个人能承当”,“真理的沟通也只能伸

① 《俄罗斯思想》,第75、76页。

② 《俄罗斯思想》,第230页。

③ 《人、微观宇宙和宏观宇宙》,载《哲学译丛》1990年3期。

④ 《哲学的历史性事业》,载《哲学译丛》1990年3期。

⑤ 《俄罗斯思想》,第170页。

向个人；因为真理正是包含于仅被个人才能表现出来的生命概念之中。”^①

存在依赖于信仰，信仰依赖于启示，启示依赖于个人的内心。毫无疑问的是：通过你自身对于上帝的自我体认，你就可以深切地发现一个十全十美的完全真实的彼岸世界……

信仰是一种奇迹，这已由俄罗斯语言这上帝特殊的创设所揭明。神性并非遥不可及，他就在自然的韵律中，在内心的感动里。这就是《金蔷薇》带出的启示。

“我将倾听沉醉的俄罗斯声音”（勃洛克），那是关于永恒的声音，这声音来自另一世界……

^① 克尔凯郭尔，载考夫曼编《存在主义》，第94页。